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四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二十

漢衛尉衡方碑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葢堯之苗本姓闕則有伊尹左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闕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儒術安貧樂道履詠顔原兼循季由聞斯行諸砥仁厲闕土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賓位左馮翊先帝所

尊弇名竹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太守闕孝長發其祥誕
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呂文塞敦龎允元長以欽
明躭詩悅書闕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卽丘侯相膠
東令遵尹鐸之導保障二城衆國起按斑叙闕本肇末化
速郵置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
飛翼軫之旌操衆闕綏來王之蠻會喪太夫人感衛人之
凱風悼蓼儀之劬勞寢闇苫凷仍仍闕上言倍榮向哀
扎服祥除徵拜議郎右北平太守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

之和戎戎戰土佚費省巨億懷 闕 靜有績遷頴
川太守脩清滌俗招抜隱逸光大茅茹國外浮談淡界
繆動氣泄狂 闕 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
郎遷太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有亡新君
闕 隆寬慄鷂火光物隕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
繼絶恩降乾杢威肅剥㫆本朝録功入登衛 闕 翼紫
宮夙夜惟寅禕隮左公有單襄穆兾謨之風諮選賢良
招先逸民君務在 闕 失順其文舉已從政者退就勑巾

永康之末君衛孝桓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處六師之師維時假階將授緄職受任浹旬庵離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詔遣使闕弔賻禮百賓臨會莫不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雅頌興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闕故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斯于作歌用昭于宣諡吕旌德銘吕勒勲於是海内門生故吏闕采嘉石樹靈砷鐫茂伐祕將来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純高闕神武歴世忠孝馮隆鴻軌不

忝前人寛猛不主徳義是經鞱綜頊闕温故前呈擥英

接秀踵迹晏平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

會邉民是鎮惟闕憂及退身叅議帝室剖符守藩

北靖闕有闕有聲旋守中獄幽滯吕榮邁種雋京闕

合澤戴仁闕攸寧尅長尅君不虞不陽維明

維允燿此聲香能悊能恵尅亮天功入統闕剑剑光

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兢兢業業素絲羔羊誾誾侃侃

顒顒昂昂蹈規履渠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羣公憲章樂

吉君子闕无疆銘勒金石闕問闕萬世

是傳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

右闕尉卿衡府君之碑隸額建寧元年立趙氏誤以為三年衡君名方歷郎中即邛侯相膠東令會稽東部都尉召拜議郎為右北平潁川兩太守再除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碑有本朝錄功入登衛七字衛下闕文必尉字也又云永康之末君衛孝威建寧

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殆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之碑云海内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温潤如云鶉火光物隕霜剿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皆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憲也禕隋即委蛇出韓詩内傳隸釋

碑以濡爲儒倍爲背淡爲痰緄爲衮庵爲奄太即

太守盧江鴈門皆從广同上

右漢衡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即邛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略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錄集古錄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字方字興祖平陸人位至步兵校尉碑以建寧中立集古録目

右衛尉卿衡方碑有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義為蓼儀也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金石録

右漢衛尉衡方碑其叙門閥云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以為氏君考廬江太守兄鴈門太守叙官秩云歷郎中即邱侯相膠東令遷會稽東部都尉徵拜議郎

北平潁川兩太守太醫令京兆尹入登衛尉至步兵
校尉叙卒葬云年六十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
卒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文字詳悉頗爲完好漢
碑中之不易得者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顔原即顔淵
原憲子觀其下繼之云兼脩季由盖仲由一字季路
季由即季路也金薤琳瑯
衛尉卿衡方碑八分書建寧三年六月令在汶上縣
其文有曰履該顔原兼脩季由洪氏以顔原爲顔淵

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舉並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金石文字記

浚儀令衡立碑集古錄作元節碑

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阿衡官有闕為氏
君其胄也曾祖父以儒林清節建闕於闕官至左馮
下闕出闕固下闕君幼有嘉[扌黍]長而下闕傅
帥闕業下闕友下闕尊賢汎愛含宏闕髮為
縣功曹無儋石之稸乃潔己約下闕仕為闕史遷蕭尉
紀吾浚善良隱下闕情見懷下闕然乃志高蹈濯
鱗常為闕從闕昭違朝政下闕望有下闕人諸友含哀
傷悼相與論述闕以為先闕歿問下闕者也闕刋斯石

以銘闕代其辭曰
於穆從事淑慎廣淵柔嘉其德儀問孔芬其芬如何允
孝允闕　有烈勲宜享難老彭祖為口旻天
不弔降此咎氛鳴闕痛感闕　此有靈貽厥後
昆
碑以口為厶古隣字也
右浚儀令衡君碑有額在鄆州衡君名立字元節歐
陽公以為元節碑云可見者數十字銘曰於穆從事

疑其姓伊而爲從事趙氏曰碑有額題浚儀令衡君之碑予亦未之見也石多缺惟銘尚可讀碑云其先出自伊尹衡尉卿衡方碑亦云伊尹稱阿衡因而氏焉二人葢同族也隷釋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爲漢人者以其隷體與他漢碑同耳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君名立字元節出於伊尹之後其姓氏爵里卒葬之年月皆不可辯然其隸字甚古所以知漢碑也集古録目

右浚儀令衡立碑云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而其銘曰於穆從事歐陽公集古録號爲元節碑且云疑其姓伊而爲從事也今碑首尚完題浚儀令衡君之碑蓋漢時石刻其官爵姓氏既載于額則其下不復更著苟文已殘缺又不見其額則遂難考究矣

立與衛尉卿衡方墓皆在今鄆州中都方碑亦云其先伊尹號稱阿衡因以氏焉金石録

金鄉守長侯君碑

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邠因以為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𠈁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定天下轉拜

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
或家河洧或邑山濟君則上黨太守之弟幼履慈孝之
德長執忠謇之操治春秋經博綜書傳㠯典籍教授滋
滋履真安貧樂道忽於時榮敬上接下温故知新翹節
建志冠于羣倫孝友内著仁義外宣郡請署主簿督郵
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即家假印綬君介心如石不易
其志刺史嘉其高名辟部東平泰山治中從事君獻精
謙思委虵衡門㠯禮盤桓名德可尊行顯身隱縣輿養

神聖人制命曰仁常存今胡不然喪此國偉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歲在己酉四月二日癸酉遭疾而卒嗚呼哀哉於是遐邇士字仁祁祁来庭集會如雲號哭發哀泣涕沈蘭將去白日歸彼元陰同盟必至縞素塡街存有顯名終有遺勲魂如有靈嘉斯寵榮於是儒林衆儁惟想邢景乃樹立銘石目揚淑美其辭曰

於穆君德姿履正平乾皇所挺應符如生躭藝樂術恬忽世榮枣位禮請介然不傾壽非南山不俟河清梁木

圮頹鴻儀催零昆嗣切剝哀慟感情乃銘乃勒億載永

寧

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

右漢故金鄉守長侯君之碑隸額侯君名成山陽人守金鄉長以靈帝建寧二年卒碑云侯公漸太上皇於鴻溝謚曰安國君光武中興霸為臨淮太守從定天下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封於陵侯按高帝紀侯公歸太公封為平國君非謚安國也侯霸

傳云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再遷執法刺姦後為淮平大尹淮平即臨淮也王莽傳置執法刺姦選侯霸等分督六尉如漢刺史謂霸嘗作五威司命及執法臨淮在光武時皆非也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内旣薨方追封則鄉其子昱徙封於陵爾謂霸封於陵又非也所貴乎石刻以其可以考正史傳之失今此碑與史不同者四葢所引鼻祖前朝之事非聞見所接故也西漢表

平帝封侯輔為明統侯此以輔為酺未知孰是隸釋

碑以滋滋為孳孳邪為形催為摧上同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剌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浦或邑

山濟君即上黨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寧二年四月卒年八十一其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為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為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内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為光武時官蓋碑文之繆矣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君名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碑以建寧二年立集古錄目

右金鄉守長侯君碑載其上世云漢興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阸謚曰安國君曾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為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定天下轉拜執法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歐陽公集古録云執法左右刺姦五威司命皆王莽時官侯霸傳云霸莽時為隨令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為

五威司命後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闕内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為光武時官蓋碑之謬余按霸列傳霸薨追封則鄉侯至子昱改封於陵侯而以霸為於陵侯疑亦碑之誤又按高祖紀侯公說項羽歸太公呂侯乃封侯公為平國君今此碑言安國既不同而平國君乃生時稱號如婁敬為奉春君之類碑以為謚恐亦非是又酺封明統侯漢書功臣表亦不載不知

碑何所據也金石錄

侯伯咸墓碑建寧中立單州金石略

金鄉長侯成碑八分書建寧二年拓本其文有云滋滋履直者孳孳之異濟陰太守修堯廟碑亦以滋滋爲孳孳　漢碑末有誌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七年歳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宛句曹氏終溫淑慎咸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辛此後人作碑并志夫人

之始 金石文字記

孝廉柳敏碑

故孝廉柳君諱敏字恩卿其先蓋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也放像為用縣設為道闕商家而禪闕而主或闡生柳惠國大夫而流俗稱馬君父以孝廉除郎中闕部府丞君追祖繼體歷職五官功曹守宕渠令本初元年蜀郡太守闕君復察舉君闕命失闕君清節儉約厲風子孫固窮守陋不闕堂無文麗墓無碑識

建寧元年縣長同歲犍為屬國趙臺公憤然念素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甲子為君立碑傳于萬基因勒銘歎之厥辭曰

惟斯柳君天憒鯁闕襲祖闕風行無遺闕授政股肱諫爭匡弼奮威外栢屬城震栗宰守伯頌垂名所立表貢王庭望極爵位可享窮蒼官寵不遂予惟三六庶昔延李建監斯碑傳于萬世子孫繁昌永不滀滅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辭曰山陵元室闕斯邦兮先人脩質尚約清兮汝飭不雕隩霞戚兮季子信舊帯樹松兮僑俗追殁激闕揚兮亡而像存樂嘉靈兮宗子于集喈其鳴兮四祀烝嘗不廢荒兮

右孝廉柳君碑今在蜀中柳君名敏歷五官功曹宕渠令碑以孝廉稱之重其行也其父亦因孝廉除郎中碑字雖有漫滅考其文意蓋柳君以本初元年再為郡守所舉不幸而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

墓無碑識故為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碑云敏之先乃二十八舍柳宿之精頗類張姓連天之説不典孰甚焉隸釋

碑以星仲為星中萬基為萬朞潯即漫字䇉即荒字同上

右柳孝廉碑云君諱敏其先葢五行星下闕一字二十八舍柳宿之精也其説亦可為怪矣自戰國以來聖人不作諸子百家異端怪説紛然而起其弊至東漢而

極焉自非豪傑之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未有不從
而惑者也若此碑直以柳君得姓出于柳宿果何所
據哉金石錄
孝廉柳敏碑今在黔州隸釋云敏嘗爲郎中五官功
曹宕渠令死後二十三年縣令趙臺念其墓無碑識
故爲立石時靈帝建寧二年也余考之不然其以孝
廉除郎中者敏之父也歴五官功曹宕渠令者敏也
其言建寧元年趙臺念素帛之義其二年十月爲君

立碑者建寧三年也按范曄漢紀建寧二年十月庚子晦日有食之逆數而上十月無甲子趙德夫金石錄識于目錄之下云建寧二年六月然此碑其稍漫不可識者財十有四字其可識者三百十字而十月甲子又特全好無昏舛可信而不疑況是年六月一日辛未亦無甲子唯建寧三年十月乃正得甲子朔碑所謂其二年者元年之後二年也集古後錄

柳敏碑陰六玉

柳敏碑陰其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有牛首銜環兩旁凡六玉其右則琞圭璧其左則琮璋璜隸釋

淳于長夏承碑

君諱承字仲兖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禄傳于歷世策勲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

令冀州從事所歷執憲彈繩糾枉忠絜清肅進退以禮
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
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到官
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月化行風俗改易輶軒六
戀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
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
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孤憤泣忉怛傷摧勤
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曰

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先軌積德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感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願未止中遭冤夭不終其紀夙世霣祚早喪懿寳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垂後不朽

右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篆額元祐中洺州治河堤始得之夏君名承仕郡為主簿督郵至冀州從事四府舉辟除淳于長靈帝建寧三年卒此碑字體頗奇

怪唐人蓋所祖述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絶不可
分别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
草隸惰信隸鍾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
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鸞隸此碑蓋其間之一體郭
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
豹産趙圉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黄碑云莫與比縱此
碑云紹縱先軌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
顔師古注云書本皆不為蹤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

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

隸釋

碑以薰為勲淹為奄映為孩慼為戚黨為儻喘即

策字退即退字戀即攣字同上

右淳于長夏承碑云君諱承字仲兗東萊府君之孫

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

十有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禄傳于歷

世策勲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

詩尚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為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又云察孝不行太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歸高除淳于長又云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碑今在洛州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建寧靈帝時年號也距今千歲矣而刻畫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金石錄

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陵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碑在今

廣平府學 王惲秋澗集

予承乏廣平見府治後堂有碑仆地閱之乃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所書八分體按古者天子諸侯士葬必斲木樹豐碑鑿孔貫繩綍以懸棺而下壙秦漢以下始易石臣子因書君父之功

於其上今碑額有孔政古制也及考文字自蒼頡鳥跡之後變化不一由大小篆至八分書若秦丞相李斯漢議郎蔡邕皆足以師古傳後下此不聞矣然則邕之書胡可易得哉於戲光和吾邑之刻予固未及見之今觀此書風神骨立想亦逼真矣計自東漢靈帝建寧三年至今凡一千三百五十有五歲而此刻尚存豈非神物守護之至耶因與諸同寅謀復樹於堂之東隅創一小軒以覆之扁曰愛古志書法也若

丞之功德與墓之所在及碑之所從來固不暇考論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蘚蝕係後人摸刻覽者當自擇之成化已亥春三月望日南舒秦民悦

䟦於碑陰廣平志

右漢淳于長夏承碑金石録云元祐中洺州因治河得之于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隸釋云此碑字體奇怪唐人盖所祖述又引梁庾元威論書載隸有十餘種此乃其間之一體宋鄭僑書衡云漢石經諸刻乃

隸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然三家皆不言為何人書也元王文定公惲跋此碑云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蹟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然心竊疑之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蓋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

年予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予言府學復有一碑字與此類予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予與此絶異此云勤絀舊刻作勤約且其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刻獨完好則其偽不俟乎言而予昔日之疑始釋然矣

金薤琳瑯

楊公跋又謂中書舍人陳登以碑為蔡伯喈書蓋不考王氏文集之故後公撰登墓志言永樂間以篆書

名者登之外有吴中滕用亨及四明王尹實予觀三
家之篆用亨第一登不能逮若尹實則惟用燥筆又
在登之下登門人有程南雲者以篆書得至顯官其用
筆雖熟然殊乏古法觀此亦可以知其師矣同上

按趙明誠金石録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
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
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
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内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

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中又其隷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弇州山人藁

漢淳于長夏承碑都元敬引證極博大畧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為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堂洪丞相隷釋謂其字體奇怪鄭僑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說而疑碑非真蹟又云江陰徐𢿱有舊

刻闕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偽始信余亦覔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辨而楊用修謂為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别一碑耶石墨鐫華

此碑金石録謂元祐中洺州治河得之土中近楊文貞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曩曾記宋鄭僑以此為篆體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為蔡中郎書至比之夏金鑄鼎形模譎怪以令觀之盖奇之過者爾元牘記

淳于長夏承碑八分書建寧三年六月舊在廣平府學都太僕金薤琳琅謂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約今作勤紿俱為可疑謂是後人偽作今此碑又亡而嘉靖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者在漳州書院彌失真矣金石文字記

郎中馬江碑

君諱江字元海者瀨陰乘氏人闕之長孫湯官丞

之元子其先帝顓頊翳𧙗之後世在趙國以功封趙賜
號馬服因遂氏焉曁于君身乾靈特挺岐嶷有度元然
清妙長有令稱通韓詩經贊業聖典左書右琴明於光
上之術顯於君臣之道郡將平原高君深昭其德以和
平元年舉孝廉除郎中謙虛接下冠名三署昊天不弔
遭離闕癘卒世元嘉三年正闕
失貞幹仕喪儀宗於是盟軌遼醜縞素來赴慘痛號咷
者不可勝數矣夫人宛句曹氏終溫淑愼咸曰女師年

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君中弟字文緒位主簿督
郵志行闕期落落自有大節年卅二早世短折故塋迫
芒兆告斯士先君之庚地闕處還敞闕神東
看祖禰西隆舊廬皇神仿佛安闕居乃闕碑銘勒
厥勲其辭曰
鑠鴻德赫含光闕天爵衛紫闕聲著于周京棣梢存其
人亡闕　葴顧几筵悽裹傷嗟詩云感凱風歎
寒泉惟梓桑闕靈闕期闕　裔永克昌歿不朽久

彌章

右漢故郎中馬君之碑篆額馬君名江威宗和平元年爲郡將高君所薦入補執戟之列元嘉三年卒郎位無可紀之事惟載其同寮醜類縞素遠來之衆爾此碑字體古拙而行間疎密不等其間載建寧三年夫人曹氏卒蓋相去十七年矣又載其弟文緒年三十二早世當是因夫人卜兆以馬君共塋又同時改厝其季故作碑并言之石有斷缺不能詳考其云東

看祖禰西睠舊廬可見其痊以昭穆也隷釋

碑中仕喪儀宗仕讀爲士遼醜讀爲寮醜彷彿讀

爲髣髴

右郎中馬君碑文字殘闕所可見者字元海而已又

云其先賜號馬服因遂氏焉又云以和平元年舉孝

廉除郎中謙虚接下冠名三署又云年世元嘉三年

正月卒又云夫人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其

他不可考究矣金石録

慎令劉脩碑

君諱脩字伯麟從事君闕

履和而至少罹囏苦身服田晦動乎儉中從

弟克諧具於鄉黨遜遜如也卑謙

闕

政事君則安上竭節不

博愛恕己接人闕

時兄弟並典干

求聲譽故為五福所歸神明所闕

城子孫盈門克昌堂構非至德淳粹其孰能與於斯舉

孝廉除郎中㠯將事去官辟從事司徒掾典掌邊事還

慎令行無為之政崇澹泊㠯惠利素若風痹到官朞月見臣吏勑兒子人命噓吸不欲煩擾吏民欲生見舊土歸終於家百姓追逐扣馬攀輪遂不復還年六十七建寧四年五月甲戌卒二弟龍純孿哀孔懷孤生儁協郤長號恩慕立此碑銘以表景行其辭曰
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富謙受茲奈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悉皦抜萃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殁而不朽垂名著兮

右漢故慎令劉君墓碑隷額在應天府下邑縣劉君名脩以孝廉為郎終於宰邑靈帝建寧之四年也劉君不欲以後事煩擾吏民且欲生見舊土遂解印去官可謂知命履道者矣漢碑多門生故吏為之此則其二弟三子所立古之經籍未有雕刻之本學者各習其師故其文不一左氏春秋小戴禮荀孟諸子班馬二史所引詩書多與今文不同漢末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故靈帝詔諸儒正

定犂經刋於石碑使天下取則焉所存遺刻復與今之經傳文異而句别此碑云鄉黨逡逡如也祝穆碑則云鄉黨逡逡皆與論語異而二者又自不一蓋其師説然也此碑又有動乎儉中鬼神富讙亦與今之易不類隸釋

淳即淳字夵即介字同上

右漢愼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

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富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葵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録之集古録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劉君名氏缺有其字曰伯麟仕至慎令棄官終於家其卒葬之年月缺滅不明而隱隱可見疑爲建寧四年也碑在南京下邑縣集古

錄目

建寧四年五月立金石錄目

漢慎令劉君碑在穀熟縣門外夫子廟中天下碑錄

北軍中侯郭仲奇碑

君諱闕字仲奇元城君之第四子其先蓋周之胄緒虞

邴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遭嬴項之際高

祖初起運天將命序秦摘楚遂定漢基枝葉雲布列於

國郡或穎川馮翊公卿校尉將相州郡令問休貴自東

郡衛國家乎河內彼亦世載德以臻于君君惠凡竹邑
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
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咸以孝廉公府茂選貞亮皦白翼
翼瑛彥配周之八為國楨幹君幼有岐嶷天然之資長
有明肅宏雅之操剛毅多略有山甫之縱沈懿敦篤為
萬夫之望闕為郡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虎視
眈眈鷹偫電數貴慼肅豚莫不畏憚三辟將軍府徵書
綵綵貞亮直方謇謇衎衎忠信可結義然後諫舉廉比

陽長五教加仁施於惠康焉于之武以抑於彊改邑移
風遺愛不忘聞凡疾病率爾逝將察職有闕賴君闕匡
復辟司徒拜軍中候當授闕城萬里膺揚念妨弟路遜
位掯榮脩黃老之術謙守足之讓祿有不究命有短長
闕臨孔明殘隕貞良卒被氛氣奄忽徂亡年六十有六
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五年三闕　孝孤忉乎悲
惲剥裂行路泣血辟踊傷絕凡百君子靡不哀惻喪國
之鎮朝失模式闕奐乎位未副德刊石甄表以昭罔極

其辭曰

鑠明德猷郭君外忠絜內資親烈桓桓煥有文所臨闕

風崇和睦垂以仁赫斯㲉威若神動規柜禮義遵

縱徽顯功加民感凡疾電揖官妙闕海闓亮矣清

寡匹倫爵不副命乖分土士字歔欷惜增歎孝流涕悲傷

肝䰟靈飭號有榮闕永存勒金石示後昆

右漢故北軍中候郭君碑篆額郭君字仲奇嘗為司

隸中都官從事辟將軍府宰比陽建寧四年卒碑書

其官無北字郭究碑但稱為軍中若與額殊按祝睦
嘗為北軍中候而其後碑書云北軍軍中候則知此
亦省文爾郭君閒兄之疾則捐官恐妨其弟而辭位
故有悳兄順弟之目而歷載之棣華蓋可想也隸釋
碑以縱為蹤掩為奄陸為睦僁即戚字借作慼覹
即巍字雲即雲字愾即慟字柜即矩字欵即欷字
同上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

孚也其先蓋周之胄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内汲凡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為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於其凡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思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為此語耶故闕其疑以俟知者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中侯名已磨滅不可見而字有其下一字曰奇河内汲人仕至北軍中侯碑以建寧五年立在河陽集古録目

建寧四年九月金石録目

漢故北軍中侯郭君碑篆額郭君字仲竒嘗為司隸中都官從事辟將軍府宰比陽建寧四年九月卒五年三月葬復齋碑録

建寧五年立在孟州濟源縣隸釋云漢隸之神品漢隸

字原

故民吳仲山碑

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少立名迹約身剬己節虜無隻不貪仕進隱匿世間府縣請名未曾闚城守鮮貧苦不豫燀㷀兄弟三人居其中央事長接幼出入敫詳元少不幸𦤎世早亡乾川盖載八十有長年壽未究而遭禍央子孫飲泣呼招不能還與世䩗介㳿瘜奈㹞㹞惟公德美布惠州里遠近𧗿求不言無有春秋𩱧

𢽾貸字給與無已不送人意率導化理市進𡍩渠𣂔𩙿空
㝵𢷥𪮡遺孤皆𠕋門𡟤先亡爲埊𦎰弱娶婦𠷎恩者無
肦不能悲嗟𦵹𢿱字𢧊社里其恩㣥施豈誰照矣公𤰈有
三息遺衔二庄無分少德父有余財東西南北不能起
㠺高𢧆槐覿茶色宗諸避逅連有不得兼官徹傍𧰼不
𢦒大孤慜亡父𣋼厎夙夜如有空鋳𣃷𢿱𦿃盖祿零有
𦼮水徂𢭏𥤑焉焉𡦼𡦼子孫萬𡽈

右漢故民吳公碑隸額宣和中知鄢陵縣務延年得

之於民間碑無其名仲山其字也靈帝熹平元年立
漢之仕者沒有遺愛其州縣之民為之采石鑱銘則
自稱曰故民吳公匿迹韜光不荅聘名作碑者體其
謙晦之操故以民稱之所謂故民者物故之民也其
字畫譎怪兼有篆筆悉者人知其為憂䌫者若㒲非
㒲若彊非彊蓋其甚㬎者隸釋
碑以禍央為禍殃河為何禧為贍零為靈闟即闕
字𢍜即弃字禍即禍字叱即以字𨗭即庭字同上

右吳公碑其額題漢故民吳公之碑碑云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吳公仲山其他刻畫完好如新文詞頗拙陋書亦怪而不工然漢時石刻存者漸少而此碑特完故録之以資博覽金石録

廷尉仲定碑

右廷尉仲定碑在今濮州雷澤其額題漢故廷尉仲君之碑碑載官閥甚詳雖殘缺然尚可次第其略云君諱定聖漢龍興家于成陽父張掖廣漢太守以父

勳拜琅琊太守南陽陰府君察孝不行南郡胡公除
濟陰復舉孝廉拜尚書左丞除郎中遷彭城吕長徵
試博士太傅下邳趙公舉君高行遷豫州刺史將軍
從事符節令豫章太守徵議郎拜大尚書遜位復徵
拜將軍長史遷城門校尉執金吾拜大中大夫遷廷
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黄屋卅餘上聽拜大中大
夫臺成事訖上以君先帝舊臣策請令州郡以禮特
遣熹平元年孟秋上旬君遘疾不瘳於是門生養徒

故吏鄉黨刊石勒銘樹碑表道焉兩漢遷拜次第史既不能詳載而石刻類皆摩滅難考今此碑所載詳悉故盡著之所謂南郡胡公者廣也太傅下邳趙公者峻也按定漢史無傳惟風俗通元和姓纂具載姓名官爵云金石錄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四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五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二十一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金石録作武都太守李翕碑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矜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黄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

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强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趍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隧之周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嘆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勑衡

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臼確嵬
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拔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
方充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刋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
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貨稙威恩竝隆遠人賔服鐉山
浚瀆路已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闕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闕

故府掾 闕　孟字 闕

右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棧險架橋則郙閣鑿崖治路則西狹天井此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云翕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阪鐫燒火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其文有二所識一

也其一刻於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刻今集古之家惟有壬寅一碑李旻定筴碑中不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艾藤蔓始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或以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 隸釋

碑以蔚為剖芊為窄隧為隧慉為踊稙為殖悳即

惡字 同上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隧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旻定策敕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鐉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陿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

黄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約仲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没之患而翕字残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録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熈寜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示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

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蔵畫自晉以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于巴蜀為武都郡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郙閣立於建寧五年俞治崤嶔西狹

郙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題跋

右武都太守李翕碑文字首尾完好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其後歷叙在郡治蹟云郡西狹中道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隕墜之害君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崔嵬滅高就埤柙

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刋斯石其後有頌詩最後題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云金石錄

李翕黽池五瑞碑

黄龍　白鹿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黄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黽池致此瑞物及西

狹磨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敍屬洪農郡

隷釋

漢李翕碑在成州崖石上字皆完好有甘露白鹿黃

龍連理木四物圖記李翕之政治也天下碑録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漉盆

溢闕濻濤波滂沛激揚絶道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

二州經用衧沮涅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

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緣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為閼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隤納人物俱隋沈没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拜仇審改解危殆即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闕　工巧

雖昔魯班亦莫儗象又醳散闕之嶄漯從朝陽之平㴲

減西闕　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蹟江河以靖四海經

記厥續芟康萬里臣闕　勒石示後乃作頌曰

闕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

流若神爽𠻨如闕　平均精通晧穹三納符銀所歷

垂勳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闕　樂行人夷

欣慕君靡已乃詠新詩闕　兮川兑之間高山崔

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塎确兮與寇為隣闕

以析兮或失緒業兮至于困貧危危累卵兮聖朝閔憐

毦艾究闕兮劣闕　救傾兮全育闕　遺劬勞曰

稷兮惟恵勤勤黄邵朱龔兮蓋不闕　充贏兮百

姓歡欣僉曰大平兮文翁復存

建寧五闕　月十八日癸闕

時衡官闕　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闕　字漢德為此頌

故吏下辨　子長書此頌

時石師南闕　　威明闕

右析里橋郙閣頌隸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後西狹碑一歲别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公謂遭遇隤納及醳散關之嶃歐誤作嶙漯從朝陽之平慘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案碑言閣道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隤納謂墜淵也慘即燥字醳與釋同太史公書𠯮然楊著碑醳榮投黻景君碑農夫醳耒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日稷蓋用穀梁子

日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隸釋

碑以横柱為横注盆溢為溢溢行理為行李厥績

為厥績崔嵬為崔嵬禍即禍字同上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

之右溪源漂疾横注於道涉秋淋漉稽滯商旅休謁

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

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

隤納人物俱隋沈沒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阿陽

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
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
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雨乃造又醳散關
之嶃潔從朝陽之平燥減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
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績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
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散關
之嶃潔從朝陽之平燥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
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畧假借

不同爾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録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據碑所載析里郙閣皆地名也其地有溪水漂溢為患太守阿陽李翕使衡官掾仇審作大橋於析里以建寧五年立此頌在興元集古録目

建寧五年二月立金石録目

漢郙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翕字伯都析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

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地當闕而鄜閣無存蹟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醳散闗之潮漯從朝陽之平幓按縣古文顯字漯川漢作濕讀謂川在甲濕書學至今同文古字濕作䂭又作漯故漢人濕又作㬎然則漯當作濕爆古文作幓蓋㬎與參同體其言醳則與易同卜用醳亦易也至謂遭遇隮納則以傾隤地壞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䟦

建寧五年李翕造漢州金石略

歐陽集古録析里橋碑跋云醳散關之嶍漯從朝陽之平㦂刻晝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醳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黻漯本濟漯之漯漢人或寫漯借作濕字用嶍漯即潮濕也㦂與燥同分隷小異如操亦作摻之例平㦂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

此訓之可通升庵外集

此碑在略陽相傳爲蔡邕書馬伯循信之固未的然碑文䣾散閣之嶰㵳徙朝陽之平慘歐陽公以爲疑董逌書跋云㬎古文顯字㵳川漢作顯讀謂川在甲㬎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㬎作蹋又作㵳故漢人㬎又作㬎然則㵳當作㬎㬎與參同體故古文燥作慘其言䣾與易同卜用䣾亦易也楊用修謂䣾古與釋通㵳借作㬎慘與燥同解作去㬎就燥之義蓋本

董說但碑文磨泐歐陽謂二句適完好今亦損過半矣又碑中太守李君諱翕字伯都今板本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翕與碑合石墨鐫華

李翕析里橋郙閣銘八分書今重刻在畧陽縣其文有曰醳散關之嶃漯者楊用修以醳為釋嶃為潮漯為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録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為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為㬎其失逺矣莫曉其義也愚按㬎字從日從糸乃㬎字之省而後人

爲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為漯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他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地里志平原有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惟其以日為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金石文字記

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

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諱憬字君光體性敦仁天姿篤厚行與閨門名闕州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遷汝南固始相遂拜桂陽迺宣魯衛之政敷二南之澤政以德綏化猶風騰撫集烝細闕綏有方進則貞直退則錯枉崇舉濟濟吉土士字充朝招訓闕蒙開誘六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信感神祇靈瑞符闕嘉穀生於壄奇草像蓂莆異根之樹超然連理於此闕時邦域惟寧郡又與與字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紅壹由

此水其水源也出於王屋之山山蓋隆闕　于天泉
肇沸踊發射其巔分泝離散為十二川彌陵隮阻岔阜
錯連隅陬壅藹末由騁馬爾丏貫山鑽石經闕
揚争怒浮沈潛伏虵龍蛣屈澧隆鬱浥千渠萬澮合聚
谽澗下迄安聶六瀧佗難湍瀨湱湱泫沄潺湲雖詩稱
百川沸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盖莫若斯天軌所經惡
得已改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闕　勿亢忽臚
睦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羣輩相隨檀杝提闕　唱號慷慨

沈深不前其成敗也非徒喪寶玩隕珍竒瞽珠貝沉象犀也往古來今變甚終矣於是府君乃思夏后之遺訓　闕　應龍之畫傷行旅之悲窮哀𥨊人困戹感蜀守冰殄絶犁䟺嘉夫昧淵永用夷易迺命良吏將帥壯夫排積胳石投之寥　闕　高墳下鑿截回曲𣸸水之邪性順導其經脉斷硍溢之電波弱陽侯之汹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升涉周旋功萬於前除昔　闕　樹塞於兹雖非龍門之鴻（鴻字）績亦人君之

德宗故貽字舩人嘆於水渚行旅語於涂陸孔子曰禹不決江疏河吾其魚矣於是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遵承典憲宣揚德訓帥禮不越欽仰高山乃與邑子故吏龔臺郭蒼龔維等命工擊石建碑于瀧上勒銘公功傳之萬世垂示無窮其辭曰

乾川剖兮建兩儀剛柔分兮有險夷浛中嶽兮穆崔嵬嘆衡林兮獨傾虧增陵陗兮甚嶇埼鮌莫涉兮禹不規

仰王禽兮又嶔峗俯瀧淵兮怛以悲岸參天兮無路徯石縱横兮泝洄洄波隆隆兮聲若雷或抱偵兮以從利或追恩兮有赴義氾自捐兮有不避闕躬軀兮於元池委性命兮於芒縕憯寒慄兮不皇計忽隨泝兮殆忘歸懿賢后兮發亟聖字奕閉不通兮治斯谿蹷巨石兮以浬塡開切偲兮導曲機摧六瀧兮弱闕兮散其波威恕定兮混瀾瀾息聊啾兮逝闕兮蛟龍藏脏老唱兮臚人歌名冠世兮闕超踰倫今稱闕兮燿泝沙

功斐斐兮鏡海裔君乎君壽不訾

右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之紀銘隸額周君名憬自固始相爲桂陽守碑云熹平三年歲在攝提仲冬之月曲紅長區祉與邑子故吏建碑於瀧上蓋靈帝甲寅年也茲水發源王禽山千渠萬澮下湊六瀧舟楫過之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喪寶玩流象犀積有日矣周君思夏后龍門之績感李冰離堆之事排治湍梗人得利涉故紀其功勳銘辭全逼騷雅有敵

子歌遺意韓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險惡不可狀者即謂此也樂史寰宇記云瀧上有太守周昕廟令碑在韶州張九齡廟中其名尚隱隱可辨蓋憬字也予嘗侍親度嶺留英州其郡東亦有瀧問之云彼處壤沃宜稻而山甚高峭僅有鳥道負擔者不可下土人斬竹爲筩以器貯米寘其上俟雨至間通隨飛瀑魚貫而下注于深潭入水底始再出碎於石者什五六謂之瀧如此隸釋

碑以蹔謁爲蹔過秤雕爲離堆小後徯路徯皆爲
蹊同上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此君檢漢書無之
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
所脩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爲
利祠宇甚嚴云集古錄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
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

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

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鸊鵜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盧

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韓
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曰神漢者
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
之獨見於此碑也集古錄
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
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為余言前
為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其何以見之云碑
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并陰遺余蓋前本特模

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悮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同上

右漢隷不著書撰人名氏韶州圖經云郭蒼撰初桂陽有瀧水人患其險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穎山鑿石以通之延熹三年故吏區祉刻石以紀功并祉等故吏題名者二十二人右韶州樂昌縣昌樂瀧上周

君廟中集古錄目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摹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

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予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兊之類皆重出如此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元豐題跋

右桂陽太守周府君頌歐陽公集古録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而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而曾子固言嘗

得此碑於知韶州王之才之才以書來言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載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今此本雖訛缺然究其點畫殊不類昕字二公所說既不同而韶州圖經余家偶無有皆未可知也　余後見市中印本歐陽公廬陵集别有一跋尾云周君名憬憬字頗近之金石錄

桂陽太守周府君勲德碑熹平三年桂陽監金石略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

蔣穎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昕則併與其名字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考耶盧浦筆記

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歐公謂其名已殘闕但知其字為君光而已趙氏引曾南豐之言謂周君名昕以為歐公考之未詳而其後小字復謂歐陽集別有

一跋云周君名憬而又以為字頗近之予按隸釋云君諱憬字君光與歐公後跋正合則南豐所謂名昕者固為失之而趙氏又何必置疑於其間哉金薤琳琅

此碑元季廬陵陳謨跋謂漢刻本在瀧上唐重刻本在曲江廟中不知何時徙置郡學韶州守錢旭既新府治以韶在漢屬桂陽乃徙置之後楊文貞公跋亦云碑在韶州府治按府治今為王府碑由是仍徙曲江廟中東廡漢碑絶少所有惟斯而已同上

熹平三年立在韶州樂昌廟内與栁州接界集古録云碑文磨滅名不可辨圖經但言周使君後漢書無傳及得碑陰方知名憬題云神漢獨此碑爾漢隷字原

周憬碑陰

故曲紅長零陵里安區祉字景賢故舍涯長南郡邔蒼陸字闕夏故湞陽守長南平丞長沙漢昌寒秖字宣節故行事耒陽棊夏字漢威故荆州從事曲紅龔臺字少譙故荆州從事曲紅郭蒼字伯起故荆州從事郴王泉

字季尼故南部督郵曲紅龔維字闕然故吏曲紅鄧音
字孝直故吏曲紅朱闕字義德故吏曲紅張源字子才
故吏曲紅龔達字叔通故吏曲紅黃部字弃尼故吏曲
紅周蓋字伯嘗故吏曲紅黃晏字子齊故吏曲紅馬珏
字元序故吏曲紅潭承字寧升故吏曲紅劉鵠字季產
故吏曲紅黃祺字叔仁故吏曲紅周習字仲鸞故吏曲
紅劉越字子省故吏郴褚禧字闕讓故吏耒陽蔡闕字
巳明故湞陽左尉零陽泉陵闕故吏湞陽劉明字

仲闕故吏湞陽左勝字仲升故吏湞陽左鯀字妙舉故吏湞陽宋碩字子張故吏舍洭黽禹字公制故吏舍洭張郘字寧威故吏舍洭黄詳字伯節工陈南陽宛王遷字子疆

右周府君碑陰題名凡卅一人姓氏具存按酈道元注水經瀧水南逕曲江縣東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而東西兩漢史皆作曲江今據此碑自縣長區祉而下凡十七人皆書為曲紅則是當時縣名曲紅無

可疑者不知兩漢皆作曲江何也金石錄

右周憬碑陰䆠曲紅者一人貫曲紅者十六人熊君碑亦同兩漢書皆作曲江諸家地理書皆云水流屈曲故曰曲江唯水經云縣昔號曲紅山之名也前書工女大功皆只同用紅字未知水經何所據也隸釋

漢桂陽太守周使君碑在韶州樂昌縣郭倉文天下碑錄

漢桂陽太守功勳碑漢隸在廣東樂昌縣格古要論

司隸校尉魯峻碑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闕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銘也君則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體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顔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為儒宗行為士表漢闕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内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丘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産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除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闕載穌若清風有黄霸

名信臣左頴南之歌以公事去官休神家衘未能一朞
爲司空王晹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
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隷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納
舉大榷然疏發不爲小威以濟其仁彌忠獨斷以効其
節案奏闕公彈紏五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
之計樂於陵灌園之絜閉門靜居琁書是娛年六十一
熹平元年闕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干闕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

誠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

謚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

惠父息叡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悲蓼義

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瞻企有紀能不號嗟刊石叙哀

其銘曰

巖巖山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爍命闕時生雅

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逴內懷温潤外撮强虐督司

京師穆然清邈當闕緄職爲國之榷匪究南山遐邇忉

惻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書齡晱奂旳旳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在濟州任城

縣魯君名峻歷郎中謁者河内丞侍御史頊邱令九

江守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

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靈帝熹平元年卒明

年葬門生丁直等三百二十人謚之曰忠惠其子叡

立石作銘水經亦載此碑但誤以爲名恭爾歐陽公

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為屯騎而碑首題
以司隷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
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
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
去官二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
紼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
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
行服後其子焉為大子大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

行喪二公纏陟屺之痛皆避劇就閒與魯君以議郎行喪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檥舡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翏義銘詩煥矣灼灼俱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

則它碑亦有之隷釋

碑以琹爲肴縱爲蹤晰爲析緄爲衮畜爲億偄即儒字緉即細字挈即潔字班即琴字詹即嗟字虔即虐字同上

黄水又東逕咸亭北水南有金鄉縣之東界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隷校尉魯恭穿山得白虵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

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牀各取去為魯氏之後所訟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即金鄉山也水經注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

郡頓邱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峻字仲嚴高平昌邑人官

至屯騎校尉以病去位門人于商等追謚曰忠恵父碑以熹平中立在今濟州集古錄目

右司隸校尉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邉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

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為恭爾

右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欲證之以地理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曰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

之也此足以袪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嶽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金薤琳琅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父之稱論方勁古拙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元牘記

此碑書法峭峻古雅第小開魏人堂室然自是漢格鄭樵謂出蔡中郎無據都少卿疑之是也余意私論

起于春秋漢末尚節義故尚不廢符秦既已非古猶

論及隱逸唐時朝臣尚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曰

罔裨今典三品京朝模牀結舌循序考終皆得美謚

外吏即品亞六卿德侔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此

義人勞吏所以扼腕太息也嗚呼令安得此門生故

吏乎金石史

司隸校尉魯峻碑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鄭樵氏謂

出蔡中郎趙明誠疑其不然俱未有據峻自司隸再

遷以終令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謚曰忠恵父皆門生

故吏意也并州山人藁

司隷校尉魯峻碑并陰八分書今在濟寧州儒學金石

文字記

魯峻碑陰

故吏河内闕官闕紡流闕故吏九江壽春陳龔伯

闕五百故吏九江壽春任闕孝長五百故吏東郡領兵

許踰伯通五百門生沛國丁良闕榮千門生勃海闕

呂闕世階千門生東郡汝陽敔敦登高千門生汝南名陵千商明公五百門生南陽新野闕顥闕文五百門生平原路龍顯公五百門生任闕樊兒闕太平五百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門生魏郡闕邱李牧君伯三百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門生河東郡闕陽闕文智三百門生汝南汝陽立闕　三百門生東郡闕邑闕　松二百門生東郡闕平闕　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顯闕　二百門生東郡樂平闕

二百門生魏郡內黃闕　二百門生東郡闕陽王
闕少二百門生汝南濦强尹䘸闕　二百門生汝南濦
强尹顥闕　二百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闕　二百門生
勃海南劉威興闕　二百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闕
二百門生河間阜城東鄉恭闕　公二百門生原平西平
昌劉本景闕　二百門生平原張謙伯讓二百門生陳留
尉氏夏統子思二百門生濟陰陳氏許仁伯德二百門
生濟陰闕　狐周維元興二百義士梁國寧陵及强闕　良

二百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皆失收録至洪丞相隷釋於漢碑捜羅殆盡而亦復遺焉予家此碑不特人間少有且文字粗完可讀惜不令三公見之金薤琳琅

司空宗俱碑

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也闕先蓋四岳𡉀後闕十九字宗禋父司隷校尉父長沙太守自初仕漢㠯來禋族枝葉闕二十字不闕𡉀字闕七姝字闕七大闕二十三字郡辟州察

孝除闕二字城門侯闕五字郎中闕七字令闕十二字詣尹典督呂
徒闕二十字移闕不肅而成闕四字州郡仍闕十一字㞢足闕二字政
闕一外闕二字內闕二字任闕二字㞢闕十三字㞢闕二字㠯闕二十闕
七字令名布亏華夏闕三字不闕七字清而闕六籍徵拜議郎
闕漢闕大闕三字不闕二十字列功闕㞢闕三十六字議郎五官中
郎將越騎校尉闕十字汝南太守闕十二字功闕十一字大闕六字統
八闕三字台司闕十二字踐位闕九十三字其辭曰
上闕九字不闕四字伊闕入闕二字天闕八字㠯闕九字故闕十二字而闕三

字不闕二十二字大闕三字功闕九字言闕二十三字康功闕二字豕炎
適為大闕六字少府闕慈肅恭適典大僕闕四字適秩大常
三禮有闕帝曰闕詔適陟司空疆理物土闕十一字同穹旻
下闕
右漢司空宗公碑篆額有陰碑之文皆已殘闕惟名
字郡邑父祖獨存而官秩尚可見宗公名俱以察孝
為城門候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騎校尉汝南
太守少府太僕太常遂拜司空碑云祖父司隸校尉

汝南太守范史靈帝紀云建寧三年七月太常宗俱為司空熹平二年正月薨宋均傳云族子意意自有傳以章和中為司隷校尉其傳云孫俱靈帝時為司空碑與史皆合惟傳誤以宗為宋爾俱持國秉一歳有半雖無列傳不詳其人賢否而宦者傳云熹平元年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禄無忠言者司隷劉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若俱者亦尸禄一人之數也

碑以禮為祖真即典字迺即乃字碑中之字皆用

篆文同上

右司空宗俱碑云公諱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也而其額題漢故司空宗俱之碑按後漢書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石獸髆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等書參考以謂自均而下其姓皆當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謬碑以殘缺不成文理而

官秩姓名鄉里特完可考故詳著之金石錄

宗俱碑陰

宗俱碑陰額上六大篆曰門人立碑人名正碑甚刓滅碑背所損刦不多上下凡四橫書其人郡邑名字略無官稱當是門生未筮仕者故吏不應無碑不傳於後世爾隸續

廣漢屬國侯李翊碑

君諱翊字輔國牂柯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之元子

也其先出自其子之胄奕世載德迄君之身夙有貞恪
謙約之操長柯芬芳成人之行通經綜緯兼究古雅初
闕
妣憂勤思盡情及繼母嗣承慈愛如前養則竭力克
勤和顔名顯近遠論者稱焉郡守嘉貪禮請署督郵五
官功曹守長朝有申甫之節居則曾閔之風延熹六年
太守東萊李君懿其高絜順天報國察舉孝廉除郎中
特慕供養常託疾在家時益部攪攘為三府所選拜廣
漢屬國侯到官膺揚威震以文得殊俗驩心撥理之效

至建寧元年遭從事君憂去官二交追攣詠其甘棠竭
孝道以送終怩松柏而憔荆禮服既盡州郡爭取比郡
部諸郡深執臔匪棲遲不就重冠相娛閨門雝雝吏史
之高著臨究前軌當為國之幹臣穹旻闕逝皇祚不永
年五十四以熹平二年卒凡百慘愴同時感傷九族內
外莫不絕傷於是乃采石勒銘垂示後昆
赫赫惟忠屬國李侯發迹邑屋聲冠方隅貢德王室顯
名遼疇衛侮鎮戎經為大儒孝憂釋紼公義卓休終而

有禮哀榮兼殊沒而含曜比列陵於嗟兮魂靈嗚呼悲夫

右唐漢屬國侯李翊碑翊孝於奉親官游之日闕自郎位纔為屬國侯以靈帝熹平二年卒其文云幼有貞恪謙約之操長柯汾芳成人之行此兩句語停而意對上言幼下言長也或讀為長柯殊無義訓竊疑柯乃假借或歌或荷爾二交者歲在換也磐匪者匪石不可轉也比列陵於者似倒用於陵以趁韻也

碑以牂柯爲牂牁𥢢穰爲𢹂攘刑爲形逯爲㣲紼爲紱攣即戀字衛即樂字同上

碑無額碑云君諱翊字國輔歷五官功曹守察孝廉爲郎拜廣漢屬國侯熹平二年卒銘文有屬國李侯之語知其姓李復齋碑録

李翊夫人碑

廣漢屬國侯夫人節行絜静德配古之聖母早失匹字匹壽𠪚者不肘憤然懒𢡱稱列迹厥辭曰

昔伇衛姃輔齊匹桓文母循遵周室獲蕃於虧夫人臧

侯苗馬自彼適斯蹈禮伉言恭順彖甥孝行布宣述嬪

慈惠聰達楚樊繼姑入室勤養撈撈育理家道羣宗為

軒求福不回掾無遺衍愆字約身紡績殖賄圃園敬姜誨

子叔敎陰恩男三女二靡穆閨門女則哲禮男則興權

節義踰古訓導不煩九族和親若葉附根歲在大淵獻

精魂奄昏飛神天庭收刑元都莫不歎息涕零嗚呼明

智有德咸曰何辜害我仁良顛闕爰殂癔感路人泣霑

泥塗逝而不返子孫呱呱

歎曰陰陽分兮鍾律滋星月列兮有四時神宓設兮萬姓熹壽十二兮九九期五三未闕兮喪在娅秋發兮春華殆周公九兮成稱災靡黃鼓兮盖夭胎世有皇兮氣所裁赴鴻淵兮逝不來鳳延頸兮泣交頸顩頭悲兮涕隕零㾱耿耿兮惟傷情彼倉天兮想神靈憧切剝兮平不榮蘭芷亡兮喪芝英誰不怮兮伦佷聲疇匹號兮鳴嚚嚚杞之至兮感動城陟四極兮升天庭曰司命兮政

不平飛螽蟲兮害仁良䰟䰟狐兮獨煢煢陳礿祠兮返所生幽不見兮存厥刑嗟曰遐兮適窅窅

右廣漢屬國侯夫人碑李翊之配也兩碑今在渠州歐趙時皆未出其文云於戲夫人臧侯茵馬盖夫人之姓臧也其後歎辭九九十二之數殊未易曉中有重文數句惟其末噐噐三虎字不再出其間假借字以鵶顗作鵶鶵螽蟲作螽蠆它碑所無者漢婦人墓銘見於文士集中固不一其石刻存於今者獨此碑

爾

隸釋

㩊即拳字㹷即犖字宵即寅字㞐即眉字同上

六藝之一録卷四十五